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錄監生臣唐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

明 楊士奇等 撰

禮樂

統言禮

宋英宗時程頤代彭思永論濮王典禮疏曰臣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奏章交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為陛

下明辨其事竊以濮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為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為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為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為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辨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

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是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
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
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
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
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致陛下於有
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
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為陛下推所
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濮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

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為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于正統豈得盡絕于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于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濮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

無以復加以親為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貳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為決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奸人以邪說惑陛下言親義非一不正為父臣以為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踈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考者以誠為本乃以疑似無正定之名黷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

仁廟乃有嚮背之嫌去之於濮王不損所生之重絶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謂不加殊名無以别於臣列臣以為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况當揆量事體别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為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為濮國太王如此則夐然殊號絶異

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為率借如既置嗣
襲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於皇伯父濮國
太王自然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皇無嫌貳之失天
理人心誠為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為萬世之法
復恐議者以太字為疑此則不然蓋繫于濮國下自於
大統無嫌令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已前者
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理
不可奪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

日久海寓億兆涵被仁恩始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間以濮王為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孝事仁皇之心格于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絶羣情詾懼異論喧嚻夫王者之孝在乎得四海之歡心胡為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安于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

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為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位濮王居藩陛下既為冡嗣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惻懼是必君臣兄弟立致釁隙其視陛下當如何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歡於上皆當垂祐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

自正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夫奸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為身謀害義傷孝以陷陛下令既公論如此不無徊徨百計搜求務為巧飾欺罔聖聽枝梧言者徼兾得已尚圖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辯已至使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將臣此章省覽數遍裁自宸衷無使奸人與議其措心用意排拒人言隠迹藏形陰賛陛下者皆奸人也幸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願

時議追崇濮安懿王侍御史趙瞻爭曰仁宗既下明詔于陛下議者顧惑禮律所生所養之名妄相訾難彼明知禮無兩父貳斬之義敢裂一字之詞以亂厥真且文有去婦出母者去已非婦出不為母辭窮直書豈足援以斷大議哉臣請與之庭辨以定邪正已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為皇瞻嘆曰向者太后切責大臣議乃得罷今邪臣與中官交締歸過至尊而自為之地吾與首議之臣不並生矣因復力陳會假太常少卿接契丹賀正使

入對英宗問前事對曰陛下為仁宗子而濮王又稱皇考則是二父二父非禮英宗曰御史常見朕欲皇考濮王乎瞻曰此乃大臣之議陛下未嘗自言英宗曰是中書過耳朕自數歲時先帝養為子豈敢稱濮考瞻曰臣請退諭中書作詔以曉天下時連日晦冥英宗指天示瞻曰天道如此安敢妄為褒尊朕意已決無庸宣告瞻曰陛下祗畏天戒不以私妨公甚盛德也及使還聞呂誨等諫濮議皆罷去乞與同貶不報趣入對英宗曰

卿欲就龍逄比干之名孰若效伊尹傅說哉瞻皇懼言
臣不敢奉詔使朝廷有同罪異罰之譏
神宗元豐元年知秦州吕大防請定婚嫁喪祭之禮疏
曰臣伏見朝廷厲新庶政舉以三代先王為法而獨于
典禮制度似未及漢唐之盛昨聞特下明詔置局考定
禮文得失有以見聖慮髙明急所先務臣之愚素未欲
聞於朝者庶得申于今日矣臣竊覩今之公卿大夫下
逮士民其婚喪葬祭皆無法度惟聽其為而莫之禁夫

婚嫁重禮也而一出於委巷鄙俚之習喪祭大事也而率取于浮圖老子之法至于郡縣公私禮之大節古所謹重者一切茍簡畧無義理臣謹按開寶通禮廼太祖皇帝所立本朝一代之典臣歷觀四方惟於淄州常見之以備考試舉人而已禮之不行無甚於此周禮八則禮俗以馭其民葢謂庶民則可參之以俗而士以上當專用禮也臣愚欲乞詔諭禮官先擇開寶通禮論定而明著之以示天下違者有禁斷以必行雖未能下逮黎

庶而小人所視足以成化況臺省官視事州縣祭社稷釋奠之類已略用禮矣推此而為之亦非絶俗難行之事又今之所行者於禮之中纔舉數事以漸善俗義在于此伏惟陛下留神財省立萬世法天下幸甚

神宗時集英殿修撰李復上䟽曰臣聞聖王制世莫重于禮事不由於禮無巨細皆不可行三代之禮至周而備今考諸載籍所傳者十無二三前世江都開元皆嘗纂綴舊文而行之當時折衷執於古者泥而不通順其

時者陋而無法學禮者有所不取後世無可稽焉傳曰治定制禮國朝承平一百六十年髙出唐虞豈三代可擬一代禮典今猶未講至使好禮之士有家自為禮者蔔況云禮莫大於聖王是惟聖人乃能制禮惟王者乃能行禮記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臣願詔有司上自郊廟社稷下至三祀一祀與夫冠婚喪葬賓軍辨其等威裁其文物不僭不偪據于古而不泥宜於今而不陋著為一代之典其士庶所當行則頒之郡縣使

通知馬事有制度燦然可觀四夷百蠻承風取則為治世甚盛之舉豈勝幸甚

金君卿上奏曰周制諸侯雖有功皆為侯伯七命而已其爵無至公者故王之子弟及異姓之有大功德而封爵不過侯但得進地齊魯之國皆以侯爵而受上公之地若列土侯伯有功德者則加一命為牧惟二王後與三公加命為上公者得服衮冕故禮記王制云三公一命按正義云三公八命身著鷩冕若加一命則為上公

與王者之後同而着衮冕按衮冕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畫於衣宗彝虎蜼也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皆繡於裳鄭康成注周禮司服云王者相變至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冕服九章康成既以周之衮服無日月星三章復又注郊特牲王被衮以象天云謂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設魯侯祀天之衮服有三辰之章周之天子以衮冕享先王安得只有九章豈天子之衮九章而魯侯之衮十二章也然郊

特牲直言王被衮既稱王豈得謂之魯禮且康成之說
別無經據但以郊特牲云旂十有二旒龍章日月以象
天也左氏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由是而言至周以
日月星畫於旌旗而天子衮服遂無此三章君卿今按
諸經傳衮冕之制皆不云至周去日月星辰之章即是
周之天子衮冕當備十二章而太常之旂亦畫日月星
辰於其上豈可謂已畫於旌旗而服章遂廢也若十二
章不獨施之于衮其他服器參用之如三辰之旂亦畫

龍章若康成之說即是衮之龍章亦可廢也何謂獨去三辰也王之衮與巾皆以黼即是衮之黼章可去也若古虎蜼施於宗彝即衮之服何為復施虎蜼也但天子衮服備此十二章其旌旗亦畫三辰之章耳由是知天子備章為然二王之後洎三公加一命者服衮冕九章餘公侯並驚冕七章此周家之制也自秦滅禮樂服初用玄以從冕旒自是周制亡矣漢興禮服未備至世祖踐修三雍正兆七郊孝明帝遂就大業初服旒冕赤舄

鉤屨以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纁下乗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章以承大祭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臯陶篇乗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已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緑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為十二旒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為珠皆有前無後各以其綬彩色為組纓旁垂黈纊郊天地宗祀明堂則冠之

近得周制魏晉而降其制不經其國公之爵置自隋冕用青珠九旒侯伯則鷩冕唐制皇太子衮冕白珠九旒諸臣衮冕青珠九旒鷩冕七旒第二品之服五代而下天子衮冕十二章諸臣之服有九旒冕九章八旒冕七章七旒冕五章六旒冕三章本朝因舊文參定新制乗輿備章為得其禮諸臣之服九章親王中書門下三公奉祀則服之七旒冕五章九卿奉祀則服之五旒冕同七旒冕之制而衣裳無章四品已下為獻官則服之其

次平冕無旒太祝奉禮服之自九旒冕而下皆奉祀之服若侍祠太廟會諸臣一品二品服五梁冠其次三梁兩梁冠各以其品服之以今之制王爵同三師三公正一品則當服九旒冕以奉朝會祥符中贈文宣王初謚議欲以為帝而以周之王無帝號由是只因唐制封王而第加美謚焉又有唐開元封謚之初已正南面而坐被王者袞冕之服則是王之封謚與漢而下王爵殊矣今都郡縣文宣王之廟像或用九旒冕九章如周之上

公漢之諸侯王之服或服十二旒王者之冕采章錯亂不次今所詳定請以文宣王冕服備十二章黜康成之義用本朝制度如漢唐故事其十哲之服緣祥符追贈之初議以為公則是如公侯五等之公時宰臣欲顔子於十哲中稍優其秩因請以兖公顔子為國公費侯子騫為郡公殊不知禮秩降于公矣且國公之爵位在三師三公宫太嗣王郡王之下為從一品郡公位猶在宫太之列且異于周制上公之尊今兖國公之冕設用九

卿之服七旒冕五章則又降於周禮公侯之服如用周禮公侯之服鷩冕緣今配享先儒之列若王肅杜預皆贈三公當用今三公衮冕之服豈可以兖國公之服反在王杜之下故今請以兖國公用衮冕九旒九章視本朝三公之服如周禮上公之制子騫已下九人瑕丘侯曾子等皆用鷩冕七旒七章視周禮公侯之服

殿中侍御史淵中行上奏曰臣伏見文德正衙之制尚存常朝之虛名襲橫行之謬例有司失於申請未能釐

正兩省臺官文武百官赴文德殿東西相向對立宰臣一員押班聞傳不坐則再拜而退謂之常朝遇休假并三日以上應内殿起居官畢集謂之横行自宰臣親王以下應見謝辭者皆先赴文德殿謂之過正衙然在京釐務之官例以别敕免叅宰臣押班近年已罷而武班諸衛本朝又不常置故今之赴常朝者獨御史臺官與審官待次階官而已今垂拱内殿宰臣已下既已日叅而文德常朝仍復不廢舛謬倒置莫此為甚至于横行

參假與夫見謝辭官先過正衙雖沿唐之故事然必俟
天子御殿之日行之可也有司失於申請未能釐正欲
望特賜指揮先次罷去
哲宗元祐元年右司諫朱光庭上奏曰臣聞孔子之言
曰立於禮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則是禮者
與天地並而不可斯須廢也自三代已後其禮遂亡漢
唐規矩不足道也今聖政日新講修治具臣愚以謂為
治之道無先于禮蓋人情之檢柙王政之綱維莫不由

此夫禮廢而不講久矣今天下之人自丱角已衣成人之服則是何嘗有冠禮也鄙俗雜亂不識親迎人倫之重則是何嘗有婚禮也火焚水溺陰陽拘忌歲月無限死者不葬葬者無法五服之制不明重輕則是何嘗有喪禮也春秋不知當祭之時祭日不知早晚之節器皿今古之或異牲牢生熟之不同則是何嘗有祭禮也冠昏喪祭禮之大者莫知所當行之法朝廷之上未嘗講修但沿襲故事而已曾未盡聖人之藴公卿士大夫之

間亦未嘗講修但各守家法而已何以為天下之法車輿服食器用玩好法禁不立僭侈尤甚富室擬於王公皂隸等於卿士風俗如此一出於無禮而然也臣今欲乞陛下詔執政大臣各舉明禮官參議五禮上自朝廷所行之制度下至民庶所守之規矩纎悉講明究極先聖人之藴以古參今酌人情之所安天下可通行以為法者著為一代之大典垂諸象魏頒諸四海以正人倫以變禮俗此則三王之舉也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記曰

王者治定制禮恭惟祖宗以来累聖相承仁功德澤洋溢天下固可以謂之治定矣伏自陛下盛德臨御興滯補弊朝廷日益清明此明王當制禮之時也願陛下不以臣言為微特賜留神以幸天下

貼黄朝廷盛化無遠不被然而五禮之制多出沿襲未盡講修人不知其所止其間冠婚喪祭之禮尤當先講修以示天下俾得遵行以為規矩然朝廷之上與公卿士大夫之家皆未有成法伏望聖慈

令明禮之臣與禮官委曲講修以厚風俗

太常博士顔復上奏曰臣資材俚陋幸因儒術備位禮官充職以來推道揆分守之要庶舉萬一上報器使因思竭中瘁外參古稽今以賛朝廷日興之儀不若一明禮實庶補風教以趨大治則臣分職之心無負媿者臣謂治世之禮發乎威儀撙節之間至民保皇極家無異尚化行於上俗成於下不可謂名見而實不虛也不然好之雖篤崇之雖華皆以循名失實之譏無少益於治

體當王者盛時以人情莫不本良心而後安故行禮未嘗外民夫而郊廟禋祼之節小而閭里酺祟鬼神之儀邇而朝覲聘問之度遠而庠序射享飲食之事盛而蒐苗獮狩類禡之制卑而農畝頒禽獻豜之則崇而加元服降王姬登賢養老之容下而比族冠婚正齒位讀邦法書孝嫻之序內而賑災賻䞇之恵踈而私室送終之式雖隆殺不同致其恭明其敘發其和復其本汲汲以為歲月日時當行之事而不敢斯須曠怠其志意一也

上躬帥之下說隨之如指臂相縈如源流相通渾然無
少間隙是以德風大成和氣充牣災害不生刑罰不試
知天下有禮之實矣三代而後沿襲苟簡禮樂之存虛
名而已間有不世之君致時之臣恢明考類煩客光輝
止於郊廟朝廷之上崇植風猷張大聲采不及都門之
外歸于畏之大嚴勉勉不敢置爾皆不知其義以安之
輔世道民之效漠不可期其實之喪久矣國家太平百
年規模宏遠下視漢唐太常之禮成書定簡何止千篇

歳舉郊廟朝會侍臣有司考復論難貫附六經取會沿
草上下數千年其制富贍精緻凡事不匱彬彬然可師
而士民之禮踵歷代之咎未降槩制下無矜式使有志
之士動虛名失實之歎此甚可為治朝惜也雖然民之
至情雖不教不勉自見盖天畀之源本善不可蔽禦不
教則失中失中則流祭享之禮不教則流於祝禬佛齋
婚姻之禮不教則流於委巷俚習賓客之禮不教則流
於游衍嬉樂師田之禮不教則流于夷風暴俗喪紀之

禮不教則流於道釋數術國之正禮格而不下民之良心奪於異習而加愚欲風淳而治隆如北行而之粤緣木而求魚勢無可得臣之愚誠欲乞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特發德音下詔禮官會萃經史古今儀式至諸家祭法歲薦時享家範書儀之類可取者高而不難近而不迫成士民五禮不必冕弁以為冠綷韍以為衣俎豆以為器儷皮以為幣馭車而行坐席而食就其便安以班郡縣緩驅以令使樂而不駭勸曉以文使徐而知

義誘掖本心則善之思思則辨辨則安安則起居動息造次顛沛莫不在忠順孝弟仁義之間人皆有士君子之器至化成矣王者牧民設刑以輔禮令律民之書一字有易則置郵而下郡縣士民常禮以至無書本末重輕不稱從可明矣惟陛下留神則天下幸甚

二年禮部侍郎陸佃上宣仁皇后論文德殿受册疏曰

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自同聽斷以来保護聖躬裁决萬務敬天愛人動懐謙畏至公至明度越前古尚慮臣

下未能將明聖意一切檢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弗加討論萬一典禮闕失或累盛德故臣雖愚陋輒慕古人事上篤於愛敬之意竊見天聖中翰林學士李維等嘗上章獻明肅皇后御崇政殿受冊儀注復改御文德緣文德外朝在紫宸垂拱之外故至今公議猶以維等取定儀注得禮之中惜其不果施行方當太皇太后陛下至誠虛心每事求當秉此嘉會或蒙收採特詔有司改御崇政殿受冊明內外之辨自我神母垂訓萬世不勝

大幸況於盛德至仁有光無損臣職在禮官茍有所懐
義當罄竭仰瀆聖慈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
中書舍人曾肇上宣仁皇后論文德殿受冊疏曰臣伏
聞已降勑命將来太皇太后受冊依章獻明肅皇后故
事臣伏考故事皇帝於大安殿發冊今大慶殿皇太后於文
德殿受冊今来詔旨遵用舊典臣子之議復何所言然
臣伏見太皇太后自聽政以来止於延和殿垂簾視事
受契丹人使朝見亦止御崇政殿未嘗出踐外朝豈非

以聽决萬機出於權宜垂簾視事葢非得已而外朝者天子之正宁太皇太后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為天下後世法耶推此言之受冊外朝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以故事當然耳竊詳故事天聖二年兩制定皇太后受冊於崇政殿仁宗出自聖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此葢人主一時之制非臣下之所得議也今皇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之禮孝敬之誠可謂至矣臣竊謂太皇太后儻於此時特下明詔發揚皇帝孝敬之誠而固執謙

德屈從天聖二年兩制之議止於崇政殿受册則皇帝之孝愈顯太皇太后之德愈尊天地神靈孰不歡喜華夏蠻貊孰不推仰兩誼俱得顧不美歟伏惟太皇太后聰明睿聖慈仁恭儉功德之被天下堯舜禹湯不能遠過非獨秦漢以來母后之所不及則雖日御外朝亦不為過而臣乃於一受册之際猶以為言者誠見太皇太后執心謙冲至公至正動容周旋必務中禮非如漢唐母后私於其身必不以受册外朝為已之欲臣愚故願

因此增廣盛德使天下曉然知聖心所在埀之萬世以為典則而後之言禮者必曰母后不踐外朝自太皇太后始豈非希世之髙行哉臣伏見昨者太皇太后志在愛人毅然獨斷今即英宗神御殿後建祖宗神御殿詔旨深切聞者感動至於埀涕此自古明智之君未必能為而太皇太后行之無毫髪吝則知今日退就便殿受冊必非所難此臣所以敢言而不疑也夫一日出踐外朝事至微也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不得不極言之章

獻太后非獨受冊文德而已元日御會慶殿受朝賀南郊禮成御會慶殿受賀長寧節御會慶殿百官上壽其後又入太廟行恭謝之禮此皆天聖明道故事竊恐有司以次行之不足以仰稱太皇太后為宗廟社稷權宜聽政之心克己復禮謙恭抑損之盛德臣之私憂過計實在於此也太皇太后博覽古今詩書以來母后得失蓋無不知則於此舉必能自擇豈待臣言而後思然臣待罪侍從以論思為職苟有所見不敢默默

肇又論坤成節百官上壽奏疏曰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近深自抑損特發德音不欲臨御外朝退就崇政殿受冊詔書一下中外嗟嘆忠義之士至於感泣況臣待罪侍從常獻瞽言不謂偶合聖心特加收採非惟陛下克己復禮之聖又以知陛下虛心納諫之明士生此時不能竭忠盡智裨補萬一茍有所見懐而不言則竊位欺天何所逃責此臣之所以不避冒瀆之誅傾寫肝膽置於上前儻一言有補萬死無悔臣竊聞近日有司建

議坤成節於崇政殿上壽其升殿賜酒并文武百官拜表班次並比附天聖三年故事施行臣伏考天聖三年故事宰臣樞密三司使學士知制誥待制節度使留後觀察使契丹使班于殿廷上壽如禮賜酒三行百官詣內東門拜表稱賀至天聖九年始御會慶殿百官上壽如乾元節之儀蓋自天聖三年至八年以前凡六年盡如三年之制足以見當時君臣守禮畏義之心可謂至矣今者三省樞密院乃不全用天聖三年故事及今有

司之議特降朝旨令文武百官諸軍將校隨班行上壽禮此臣之所未諭也太皇太后昨降詔書以謂不敢自同章獻太后出臨外朝就崇政殿受冊竊詳聖意務從抑損今乃令百官將校皆赴崇政殿廷立班上壽則是天聖八年以前之所未有禮更增於舊在陛下謙恭抑損之志前後本末似不相稱臣愚以謂此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執政大臣失於不思爾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躬前世母后不可及之盛德有休息百姓覆育萬物之

大功受四海九州歡心愛戴之備養其為尊榮亦已極矣豈待百官將校旅列於庭然後為貴哉臣愚故願特詔有司一用天聖三年長寧節故事比附施行使天下之人知陛下謙恭抑損之志前後如一本末相稱書之史冊垂法萬世豈不美哉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惟陛下留意無忽

貼黄臣竊見崇政殿廷不至寛廣遇雨又須經繇延和殿前簷赴坐竊聞議者謂百官不赴則夏國使

人亦不得與上壽賜酒臣愚以謂天聖中非無夏
國使人自可遵用故事若以其外夷遠来奉貢特
許入與上壽賜酒出自恩旨宜亦可為更自聖意
裁酌
五年給事中范祖禹乞看詳陳祥道禮書劄子曰臣竊
以國家之用典禮為急典禮之學制度尤難太祖皇帝
時命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考正禮圖采唐張
鑑等舊圖凡六本撰成三禮圖二十卷奏之太祖下詔

嘉奬令太子詹事尹拙等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又下工部尚書竇儀裁定其三禮圖畫於國子監講堂臣伏見太常博士陳祥道專意禮樂二十餘年近世儒者未見其比著禮書一百五十卷詳究先儒義説比之聶崇義圖尤為精審該洽䏻臣僚上言乞朝廷給紙札差書吏畫工付祥道錄進今聞已奏御降付三省臣愚欲乞送學士院及兩制或經筵看詳如可施行即乞付太常寺與聶崇義圖相參行用必有補朝廷制作

徽宗大觀中侍讀兼議禮詳議官慕容彥逢理會三禮圖奏曰臣竊惟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方今六府既修三事既和燕及皇天休貺並至功可謂成矣治可謂定矣講明禮樂以幸天下其在今日伏覩見行三禮圖係國初聶崇義撰集其間車服器用之制與元豐頒行經義時有不同自國子監建三禮堂暨州縣學校率繪其圖以示學者乃至有司所掌名物猶雜用其制未稱陛下統一道德之意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儒臣考據經義改

定舊圖俾有遵承及付國子監頒行

徽宗時通判李新乞州郡講習五禮新儀奏曰臣恭覽五禮新儀制作之妙追蹤三代陛下聖學高遠以作者之聖詔訓禮局講求裁定典章儀物粲然有文自我作古凡伯夷之所典周孔之所制經而三百曲而三千未若今日煥明詳備者也三代而下寥寥千載禮之廢壞綿蕝無據時君未遑講明其失或求諸野腐儒曲學相與辯議幾若聚訟豈特百年而興是有待於至治之世

而後可興者也禮書既成頒及天下戴白垂髫喜見太平之盛典臣常謂吉凶二禮士民所嘗用今州郡將新儀指摘出榜書寫墻壁務為推行之迹而苟簡滅裂增損脱漏誦讀不行未越旬時字畫漫滅不可復攷民庶所行既未通知至與新儀違戾或僭或陋實非民庶之過臣欲乞諸州並許公庫鏤板儀曹旬以其禮行下屬縣置籍抄録季行檢示粉壁及察民間所行之禮過與不及州委教授縣則有出身官旦望就學講習新儀監

司歲終保明具奏察其勤弛而加勸懲之如此則上下皆知禮風俗日以厚矣

太常卿葛勝仲上奏曰臣等竊考左丘明傳春秋以禮為釋經之例某人某事曰禮也某人某事曰非禮也若此類甚衆而其他記禮特詳韓宣子見周禮在魯則知周之所以王齊仲孫湫見魯秉周禮則知魯未可動臣等於是知為天下國家者不可一日廢禮如此莊公有非禮之舉則其人諫以必書周王有非禮之宴則戒其

臣以勿籍於是又知先王之時凡禮文之事無不載之簡冊也周王享士會設殽烝焉士會不知其義歸而講求三代之典禮以脩晉法昭公如楚孟僖子為介至鄭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歸乃講學苟能禮者必從之於是又知古之有官君子恥不知禮蓋如此也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女叔齊曰是儀也不可謂之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趙簡子見太叔問揖遜周旋之禮焉子太叔曰是儀也非禮

也夫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民之所以生也二子可謂知禮樂之本末矣然制度文為雖禮之末捨此則安上治民之意無以寓則所謂禮之文者豈可不載述以詔後哉區區春秋之時猶謹禮如此況在承平盛大之世乎本朝太祖皇帝始命大臣約唐之舊為開寶通禮天聖中王皞等又為禮閣新編其後賈昌朝等復加編定名曰太常新禮嘉祐中歐陽修等為太常因革禮百篇自建隆迄嘉祐蒐裒紀述罔有遺逸而自治平之後

蓋缺焉恭惟皇帝陛下天縱睿智照臨萬邦既已體神
出道而制為一世之禮掩迹三代矣其在有司亦欲著
明而不没爰命禮官編次因革之實自治平至政和四
年續為一書十四部展條目皆視歐陽修之舊臣恭承
神旨相與譔次上進臣等愚昧懵學大懼不足仰稱明
制姑不敢廢職守而已干冒天威無任待罪隕越屏營
之至
勝仲又上元圭繅籍絇組議曰承政和二年十一月十

五日敕中書省尚書省送到劉孚禮部昨擬定元圭繅籍絇組并圖本係按周禮儀禮經旨兼討論諸儒訓說參酌議定實相為表裏竊慮亦合頒示中外使明知聖朝制作皆傳經考古欲附於元圭議冊之末雕印頒給仍連元劉孚十二月十四日奉聖旨依按周官典瑞云王執鎮圭繅籍五采五就則圭必有繅籍又按玉人云天子圭中必鄭氏謂以組約其中央則圭必有絇組繅籍之制鄭氏謂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為中幹用韋衣

而畫之五就五匝也又注儀禮亦云雜采為繅以韋衣木板又賈公彦䟽云木板廣袤亦與圭同然後用韋衣之乃畫於韋上一采為一匝五采為五匝一匝為一就就成也又崔靈恩三禮義宗云繅藉者以韋衣木板為之大小皆如其玉又周官行人桓圭九寸繅藉亦九寸信圭七寸繅藉亦七寸則繅藉如其玉明矣又聶崇義禮圖云既以采色畫韋衣於板上前後垂之又有五采組繩為繫上以玄為天下以絳為地絇組之制按儀禮

聘禮諸侯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其間諸侯朱緑繅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絢組賈公彦云彼組不問尊卑皆用五采長尺以為繫所以束玉使不落鄭氏注云采成文曰絢上以玄下以絳為地謂地者當是織紝之經上以玄纁下以絳纁為之而以五采相雜為緯成文聶崇義不曉其說徒見其有為地二字謬以為象地遂增玄為天之説誤矣況經傳未嘗以絳色象地宜以鄭氏為正且玄圭繅籍絢組制度莫傳然希世至寳所以崇飾而

韣藏者雖極天下之美麗而爲之苟不傳經稽古則不足以爲稱今欲約周禮圭繅籍絢組之制下有司創造舊三禮圖畫本繅籍采色之次並無意義兼用朱丹相間乃成六色其絢組五色段次多寡不同即不見上玄下纁之制今定繅籍合以木板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五采各一匝黃居中君象也黑爲外衆色入焉有爲復於無爲之義也青爲始赤次之白又次之四時之序也其絢組各長尺上以玄爲經下以纁爲經用五采爲緯

錯織成文玄圭絇組亦合上以玄為經下以絳為經用
五采為緯錯織成文按古絇組雖合長尺緣在繅藉則
左右足用今玄圭中必恐合隨宜製造
高宗時趙元鎮論駐蹕戎服䟽曰臣伏見陛下比自渡
江及幸吳越每經郡邑必御戎服親部伍誠欲震耀神
武激勵將士示以同甘苦之意然而人君之舉動不可
以簡約自畢朝廷之規模不可以權宜自削恭聞朝夕
駐蹕行宮臣愚欲乞詔有司益禁旅乘輿服御正人君

之威儀羽衛導從備朝廷之典禮應如平日廵幸故事稍加整肅雖不能庶幾萬一亦足以張國威消姦宄慰遠民望幸觀瞻之願

孝宗隆興間起居郎胡銓上講筵禮序曰臣聞君以禮為重禮以分為重分以名為重名以器為重古之有天下者不患分不定不患名不正不患器不守而常患不能隆禮而已矣茍能隆禮則分也名也器也皆得其當而天下可運諸掌茍不隆禮則分也名也器也皆失其

當而天下亂矣何謂禮曰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昬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犠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姻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耀殺戮為溫慈惠和

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乃能協於天地之經緯是以長久故趙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晏子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是不亦君以禮為重乎何謂分君臣上下君子小人中國夷狄是也南蒯枚筮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子服惠伯謂上美為元下美則裳言上下之不可亂趙簡子問史墨季氏出君之罪史墨對以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言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

臣易位大亂之道也司馬光說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程頤易傳說坤六五臣居君位之象此皆嚴君臣上下之分也在易一陽之長雖甚微而聖人善之故一君子用而天下皆相賀一陰之生雖甚微而聖人畏之故一小人用而天下皆相吊此皆嚴君子小人之分也易以自我致戎為戒而以三年克鬼方為僃言夷狄當外而不內賈誼以中國為首夷狄為足而以首反居下足顧居上為亂亡之基此皆

嚴中國夷狄之分也是不亦禮以分為重乎何謂名爵號是也名近虛於教為重利近實於教為輕則名所以弼教也名位不愆為民所信則名所以出信也名以弼教則教非名不立名以出信則信非名不行是不亦分以名為重乎何謂器車服是也器以藏禮則器者禮之所以寓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則器者君子之所乘昔仲叔于奚請繁纓以朝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趙簡子問於史墨曰

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而莫之或罪也史墨曰是以為君謹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不亦名以器為重乎謹按禮經篇目凡四十有九大抵不出此三者而已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山川之在其地者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少牢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天子之田象日月諸侯法雷天子之三公之田

視公侯天子之卿大夫之田視伯子男之類此君臣上下之分也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之類此君子小人之分也如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流此中國夷狄之分也如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之類此名之別也如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

五士三之類此器之別也分也名也器也禮之大體也臣故曰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仰惟陛下欽明文思濬哲文明同乎堯舜固非謏聞淺學所能窺測至於修五禮以覲諸侯典三禮以咨四岳亦駸駸乎唐虞之盛矣然猶銳意稽古禮文之事特降一札俾愚臣專講戴記一經豈徒欲玩夫三百三千之繁文呻其佔畢而已哉於曲禮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之義於檀弓見事君有犯而無隱之義於王制見天子齋戒受諫之義

月令見百工咸理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之義於文王世子見三公不必備唯其人之義於禮運見禹湯文武成王周公謹禮之義於禮器見忠信可以學禮之義於郊特牲見天子貴誠之義於内則見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之義於玉藻見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之義於明堂位見夷狄外而不内之義於大傳見舉賢使能之義於少儀見人臣有諫無訕之義於學記見三王四代惟其師之義於樂記見為君謹其好惡之義於經解見

發號出令而民說之義於哀公問見君為正則百姓從政之義於仲尼燕居見力禮樂而天下太平之義於孔子閒居見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之義於坊記見禮以坊德之義於中庸見至誠配天之義於表記見大舜中心安仁之義於緇衣見惡惡好賢之義於深衣見規矩準繩之義於投壺見揖遜之義於儒行見崇儒重道之義於大學見正心誠意之義於鄉飲見王道易易之義於射義見擇士與祭之義於燕禮見君臣上下之義

於聘義見君臣相與之義於冠婚喪祭之篇見養生喪死追遠之義然則聖學髙妙誠非管窺蠡測所能髣髴其萬一夫豈涓埃能有益於崇深乎而陛下親屈至尊孳孳聽納移日不饜真得堯舜三王之用心臣昨蒙賜對便殿臣時論及武夫悍將宜令知禮以革暴慢之習側聞玉音有及於唯禮可以已之之語臣退而書之竊謂晏嬰雖以此言告齊景而齊景終不能行陛下不惟聞而樂之又能舉以為訓一言可以興邦陛下有焉臣

愚願力行其説辨其分謹其名守其器勿輕以假人則社稷之福也孔子曰名器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仰瀆宸聰臣無任隕越之至

銓又論為國以禮疏曰臣聞為國以禮春秋魯慶父之亂齊小白問仲孫魯可取乎仲孫對曰不可魯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大哉禮乎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

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此所以為國家之根本故曰為國以禮大哉言乎臣處嶺海二十餘年無所用心惟知學禮至於險阻艱難之際每得其力以此知不學禮無以立誠非虛語陛下起臣於草茅顧野人區區愛君之誠何以為獻惟此而已然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未易僂數惟先正司馬光冠婚喪

祭之儀簡而易行臣愚欲望陛下特詔禮官討論擇其要而易行者布之民間使耆儒宿學轉相傳授而武夫悍將亦令通行庶幾尊君親上奉先思孝人皆曉然知上意之所在則天下不足治矣難臣者則以謂方時多虞武夫悍將惟長槍大劔為急何暇議禮臣請有以折之昔晉文欲用其民子犯以民未知禮未生其恭為言於是大蒐以示之禮及城濮之戰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則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重耳以有禮而致城濮

之勝子玉以無禮而致城濮之敗繇此觀之禮尤武夫之所急冐瀆天聰臣無任隕越之至

淳熙間袁說友上奏曰臣竊見今来都下一切衣冠服製習外國俗官民士庶浸相效習恬不知恥事屬甚微而人心所嚮風化所本豈可不治烏有堂堂天朝方懐讎未報恨不寢皮食肉而廼使效習敵讐之俗以亂吾中國之耳目哉臣朝夕所憤懣不平者茲不暇縷姑以最甚者言之紫袍紫衫必欲爲紅赤紫色謂之順聖紫

靴鞋常履必欲前尖後高用皂草謂之不到頭巾製則辮髮低髻為短統塌頂巾棹篦則雖武夫力士皆揷巾側如此等類不一而足豈特習以為儀畧無愧色兼又身披異服而敢執事禁庭者識者見之不勝羞恨竊恐此而不禁將耳目習熟人忘憤心其於大計實有利害臣愚欲望陛下亟發宸斷盡行禁戢宣諭臨安府守臣日下多方約束嚴行止絶前項異服等如有違戾許人告首支給厚賞犯人取旨編配施行其染并手作人亦

編管他郡及其他鼓吹歌舞習彼之俗者亦根究名色禁止庶幾中國益尊人心知所敬慕或曰是亡益也今内治外攘之計已具大勲日月可冀矣服製變易誠亦何加損哉臣則以為不然匹夫報仇聞其名則心怒而弗聽見其人則唾罵而不顧况肯服其服而同其習耶王導之惡庾亮且欲以扇蔽西風之塵盖其惡之惟恐其汚已也今大讎未復大恥未刷小大臣子惟當憤國蒙辱不顧九死思以蹀血北庭犁其巢穴以副陛下二

十年卧薪嘗膽之志顧廼衣冠服製盡習其俗曾不能如匹夫之報復而下愧區區之王導哉臣不取也臣願陛下凡中國怒氣所寓雖一服製之微亦當較計使國人知懷憤悱皆奮厲激發見一異服如惡惡臭則氣之所攖烏有弗濟者惟陛下慨然而發憤焉實天下幸甚孝宗時范成大論朝市儀注劉子曰臣聞禮之有儀禮之細也然儀猶不立則何禮之足云今者黄旗紫蓋暫駐東南朝市之制當倣京邑所以隆上都而觀萬國者

安得而不肅哉臣伏見文武百僚正衙朝會及德壽宮朝賀之類退至宮殿等門奔趨不暇紛蹂闐咽緣内之仗衛外之從人自相交閧至無路可行貴臣近列冠笏敧傾有不能自持者入公門鞠躬如也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謂君雖不御坐過君之位者猶當恭肅今於駕輿班退失容如此則朝廷之儀有當申嚴者伏乞睿旨行下所屬每遇朝集將退縱有他處期會但少紓頃刻令編攔人寛出班路使搢紳各依次序安行趨出

以申鞠躬足蹕之義臣又伏見車駕行幸前後禁衛各有重數今乘輿纔過駕後圍子每重只四五人不能呵衛禁嚴法物及供奉班聯乃與行路人混為一區雖袒裼負戴者亦得並行禁圍之中漢文帝號稱寛恕縣人来聞蹕猶匿橋下必不敢闌入仗内如今之縱弛則扈從之儀有當申嚴者伏乞睿旨行下所屬乘輿行幸增修鈎陳壁壘之制量添駕後衛卒必俟屬車禁衛盡絶方許民庶通行臣又伏見在京街道車馬相遇皆有先

後定制令行都九衢之中不問尊卑貴賤務相排軋兩不遜避甚或給使技胥及白身之輿馬下至擔夫荷卒皆與朝臣爭道莫之誰何古者齒路馬及蹙路馬之芻者皆有誅非貴馬也貴君馬所以尊君也而況君之朝臣乎則街道之儀有當申嚴者伏乞睿旨下所屬檢照條法凡車馬相遇有當避道有當分道有當斂馬側立之類一如儀制否者許被犯官司觧送懲治以上三者雖禮之細而實關事體所以觀國之光在是誠不可忽

臣繆掌邦禮未敢及其重大謹按衆目之所不安者姑舉一二伏望聖慈責之攸司以嚴禮禁

趙汝愚乞編類隆興以後聘使儀禮疏曰臣等竊惟行人之官責任甚重欲求稱職必在擇人人固須才事當有據嘗考周禮行人之職掌賓客之禮儀名位尊卑皆有禮籍禮俗政事自為一書神宗皇帝嘗以遼國和好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考據始命蘇頌修成一書名曰華夷魯衛録今兩國通好姑務息民凡所遣之使人

皆是臨時選擇事非素習初匪世官或有疑慮責成吏
手安危所繫事體非輕欲望聖慈特命儒臣自隆興以
後聘使往来之禮吉凶慶吊之儀編類成篇以為准式
使已用之文粲然可覩後来之事酌之而行可以息爭
端可以定疑慮令後遇遣國信使副及接送館伴使各
授一編使之檢用誠非小補
元世祖中統元年宴羣臣於上都行宫有不能釂大卮
者免其冠服監察御史魏初上疏曰臣聞君猶天也臣

猶地也尊卑之禮不可不肅方今內有太常有史官有起居注以議典禮記言動外有高麗安南使者入貢以觀中國之儀昨聞錫宴大臣威儀弗謹非所以尊朝廷正上下也疏入帝欣納之

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策曰臣聞上古聖人之立制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紀綱萬事彫琢羣情有等有差無豐無殺俾華實之相副庶儀則之可行至於日用之間咸有天然之道降及後世損益相須代

代殊文其理一也今國家官階各異服色惟三貫一統於中央該二儀而混一裳衣幅舄冠冕佩環晝削兹文咸遵近世是故有紫有紅有綠有碧者實唐朝之公服也意或水一火二木三金四者用四方之間色也今又舉三等之色而遺其碧者從當時之宜也至於玉犀金角之飾帶金銀錫鍮之殊節象板以為簡銀銅以為章此在公之品級也嘗悲分其天下之儀刑猶為未備昔周室獨章於隧道仲尼嘗惜於繁纓盖將以杜僭越之

門絶覬覦之望定後民之心志塞奢侈之淵源究而論之可謂大矣夫中者乾坤之極致人物之妙機不及則逼下而為固太過則踰上而不遜若夫中無定體事在合宜不可以並迹而平心不可以膠權而稱物此乃中之至也臣謂山節藻棁複室重檐黼繡編諸肩繪日月皆古天子宮室衣服之制也今市井富民臧獲賤類皆敢居之服之此臣所以惜之也臣又按車馬者古之命物也今六合為一冀代馬多天下之人皆得乘之亦無

傷也然大夫不敢徒行是以有車今市井之家往往以驂服駕車而乘之與士大夫無異此臣所以惜之也臣又按上自省臺下及州府吏人前世皆因黛色以別之今猶闕馬出入公庭與庶人無異此臣所以惜之也臣又按僧尼道士之服自有其宜今此等或不遵本教雜混常俗以致風化遂傷倫流難辨此臣所以惜之也臣又按古之五十者方得衣帛七十者方得食肉今之富人墻屋被文繡鞍轡飾金玉婢妾曳綈履犬馬食菽粟

每召賓客一筵之費其直不貲競相推尚比古者亦以奢矣古人之儉是以多寡例均貧人甚希今人之奢是以兼并風行貧人愈困此臣所以惜之也方今之弊在於下民之心太過攝御之方未及須為格例以移之庶乎貧富各得其正伏望陛下略從前古用御方今凡房室車馬之類明立節制截自令下之後並不得干冒僭越凡僭制在令前者隨即改之凡吏員及僧尼道士各從其服色服之凡墻室鞍轡器皿衣服勿用金銀璧貝

文繡珠翠之飾凡違令者有司以違制論其可也幸從臣言則奢者雖家積萬金亦無所矜其紛華榮耀之氣而貪惏之志自皆止矣僭者雖懷驕恣亦無所啟其望外儌倖之心而陵犯之念自皆息矣奢僭既絶而廉讓由興廉者守潔於己讓者推遜於人聖人謂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夫奢僭尚存而欲禮讓之化行兩者交戰斷不能也故臨民者貴於明節制

順帝時蘇天爵上奏曰朝覲會同國家大禮班制儀式

不可不肅夫九品分官所以著尊卑之序四方述職所以同遠近之風蓋位序尊嚴則觀望隆重朝廷典憲莫大於斯邇年以来朝儀雖設版位品秩率越班行均為衣紫從五與正五雜居共曰服緋七品與六品齊列下至八品九品蓋亦莫不皆然夫既踰越班制遂致行立不端因忘肅敬之心殊失朝儀之禮今後朝賀行禮聽讀詔赦先儘省部院臺正從二品衙門次及諸司局院各驗職事散官序列正從班次濟濟相讓與與而行如

有踰越品秩差亂位序者同失儀論以懲不恪庶幾貴賤有章儀式不紊上尊朝廷之典禮下聳中外之觀瞻至正十九年帝以天下多故詔却天壽聖節朝賀左丞相太平暨文武百官上奏曰天壽節朝賀乃臣子報本實合禮典令謙讓不受固陛下盛德然令軍旅征進君臣名分正宜舉行不允壬申皇太子復率羣臣上奏曰朝賀祝壽是祖宗以来舊行典故今不行有乖於禮帝曰令盜賊未息萬姓荼毒正朕恐懼修省敬天之時奈

何受賀以自樂乙亥御史大夫托里特穆爾復奏曰天壽朝賀之禮蓋出臣子之誠伏望陛下曲徇所請若朝賀之後内庭燕集特賜除免亦古者人君減膳之意仍乞宣示中書使内外知聖天子憂勤惕厲至於如此帝曰為朕闕於修省以致萬姓塗炭今復朝賀燕集是重朕之不德當俟天下安寧行之未晚卿等其毋復言卒不聽

右統言禮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一

明　楊士奇等　撰

禮樂 冠婚喪禮

魯襄公九年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年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

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

唐太宗貞觀五年皇太子冠有司言皇太子冠用二月吉請造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曰據陰陽書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急務不可失也

右專言冠禮

宋仁宗景祐元年監察御史孫沔上奏曰臣伏覩近降白麻選立皇后當禮院定到儀式取冬至日奉册皇后位中宫事或必行義亦未諭伏自天聖以來十有餘載每下詔令必曰克奉慈闈數宣達孝及山園肅事輅車發途陛下攬紼徒行掩袂號慟天下聞之雖虞舜之為心周武之為子無以過也今春百僚陳誠五上封表乞聽樂而陛下純仁之懷孺慕之意孝志不衰抑去未允

是知百行之本一人克修三載之憂天下通制雖易月之詔臨政得於從權期年而渝在仁傷於有愛而况明王廣孝思及萬世也今建納皇后必展鴻規古禮交修官儀備舉慶賜兼行懽心内易柰何莊獻未及大祥哀樂相參切恐不可士庶違之則有踰制之刑公卿違之則負忘哀之責豈英明之君禮法之主可自踰防範以動風俗則前之下令皆為空言虧德損名無甚此舉雖以禁掖久虛其位固匪朝廷將順之宜伏望陛下發慕

往之情奉有終之孝追還近詔別擇慶辰俟過禫祥以成嘉會則行告廟史無媿辭刑以御邪孰敢不正伏乞與執政大臣更從公議定庶幾不顯於聞聽臣生居寒微不知國體惟恐史筆直書千載之後有虧陛下之全德爾干犯天威甘受斧鑕

嘉祐二年判太常寺吴奎等上奏曰臣聞古者婚姻始用行人告以夫家采擇之意謂之納采問女之名歸夫廟卜而獲吉以告女家謂之問名納吉今選尚一出朝

廷不待納采又公主封爵已行誕告不待問名而卜之若納成則既有進財請期則有司擇日宜稍依五禮之名存其物數俾知古者婚姻之事重而夫婦之際嚴如此則亦不忘古禮之義也欲俟公主出降日令李偉家主婚之人具合用鴈幣玉馬等陳於內東門外以授內謁者進入內中付掌事者受之其馬即不入

英宗治平三年潁王府翊善邵元乞下太常禮院修撰潁王聘納儀範奏曰臣伏覩皇子潁王天資卓茂婚姻

及期方陛下即政之初而元嗣克家之日推之於禮莫重於斯臣等伏見國朝親王聘納雖開寶通禮具存舊儀而因循未嘗施行至有敲門羊酒鎮檻錢銀乃里巷之常談蓋搢紳之不道行於聖旦竊所未安欲乞降聖旨下太常禮院博約舊典修撰親王聘納儀範其故事非禮者一切罷之

哲宗元祐六年范祖禹論納后儀制狀曰臣竊以都亭驛常為遼使館舍今納皇后以母天下而先居之於夷

狄之館恐非所以觀示四方為正始之道也臣愚欲乞詳酌以舊尚書省權為行第又發册奉迎命使及皇后入内皇帝皆服通天冠絳紗袍臣謹案古昏禮用冕服無他服之文通天冠絳紗袍本以代古皮弁之服唐開元禮國朝開寶通禮亦皆服衮冕發册與奉迎同日將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繼先聖之後其可以不致隆乎伏請皇帝臨軒發册命使奉迎及皇后入内並服衮冕以重大婚之禮伏望聖慈更下三省樞密院參酌庶

於國體為便合於先王經禮之意所有錄黄未敢行下

謹具封還伏候勅旨

貼黄議者或謂昨來發太皇太后册寶止服通天冠絳紗袍今納皇后服冕有踰尊之嫌臣謹案冕服祭服也弁服齊服也故南郊致齊服通天冠絳紗袍祭之日乃服衮冕冕服所以交神非所以事親也婚禮將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有鬼神陰陽之義故服祭服與事親之禮不同即無踰尊之嫌

臣與鄧伯溫等議狀已備論之今服通天冠絳紗袍於禮無所據臣竊惜聖朝講明一代大典而於
先王之禮無據則未足為法也伏乞更賜詳酌
神宗時御史中丞蘇轍乞令兩制共議納后禮劄子曰
臣伏見今月五日詔書節文以皇帝尚虛中壼令太常禮官參考古今典故著為成式臣謹案通禮納后最為嘉禮之重自天聖以來逮今六十餘年在朝臣僚及太常官吏無復親經其事者玆禮至大宜加重慎竊見近

歲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寶冊冠服儀衛等事皆令翰林學士兩省給舍與禮官同議今來皇帝婚禮所以承宗廟奉兩宮子四海其事甚重伏乞仍令翰林學士以下共加詳議蓋慎始所以敬終而正家所以齊天下不可忽也

右專言婚禮

東漢安帝元初三年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

議者以為不便劉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為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勵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太后從之時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尚書陳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從之至建光中

尚書令殺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絶告寧之典告寧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吏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在官有功法所當得也賜告病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病也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䟽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縁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

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

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

冲帝崩梁太后以揚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共掩匿乎秦皇沙丘之謀近日

北鄉之事皆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

魏武帝幼子倉舒卒帝傷惜之甚掾邴原有女早亡帝欲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帝乃止

明帝太和中皇女淑薨追封謚平原懿公主司空陳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

求厥中防墓有不脩之儉竊博有不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為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朞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為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宫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

以為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别宫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宫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為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由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徙其家以寧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況乃帝王萬國之主静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静豈可輕脫哉

吳大帝嘉禾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

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
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
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絰而處事故聖人制
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
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
隨糾坐猶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
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僚其更平
議務令得中詳為節度顧譚議以為奔喪立科輕則不

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廢不行愚以為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議以為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為臣焉

得無之故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絶丞相雍奏從大辟

晉文帝崩國內行服三日武帝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等奏曰臣聞禮典軌度豐殺隨時虞夏商周咸不相襲蓋有由也大晉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興化致治而已故未皆得返情素同規上古也陛下既已俯遵漢魏降喪之典

以濟時務而躬蹈大孝情過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閔履之於布衣未足以喻方今荆蠻未賔庶政未乂萬機事殷動勞神慮豈遑全遂聖旨以從至情加歲時變易期運忽過山陵彌遠攀慕永絶臣等以為陛下宜回慮割情以康時濟治輙敕御府易服内省改坐大官復膳諸所施行皆如舊制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從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吾本諸生家傳

禮來久何心一旦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
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剝奈何奈何乎
等重奏伏讀明詔感以悲懷輙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之
問聖思所以不能已已甚深甚篤然今水旱干戈未戢
武事未偃萬機至重天下至衆陛下以萬乘之尊履布
衣之禮服麤席藁水飲蔬食殷憂内盈毁悴外表而躬
萬機坐而待旦降心接下昃不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
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寧誠懼神氣用損以疚大事輙

敕有司改坐復常率由舊典惟陛下察納愚款以慰皇
太后之心又詔曰重覽奏議益以悲剝不能自勝奈何
奈何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心立衷明恕而行
也神靈日遠無所告訴雖薄於情食旨服美朕更所不
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絶奈何奈何帝遂以
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
武帝泰始二年八月詔書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
便以周年吾煢煢當復何時壹得叙人子情邪思慕煩

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奏行備太宰司馬孚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等奏曰陛下至孝烝烝哀思罔極哀麻雖除毁頓過禮疏食麄服有損神和今雖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感摧傷群下竊用悚息平議以為宜遠體降抑聖情以慰萬國詔曰孤煢忽爾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永無逮及欲奉瞻山陵以叙哀憤體氣自佳耳又已涼便當行不得如所奏也主者便具行備又詔曰昔者哀適三十日便為梓宮所棄遂離衰絰感

痛豈可勝言顧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先帝至謙之志是以自割不以副諸君子有三年之愛而身體廓然當見山陵何心而無服其以衰絰行乎等重奏臣聞上古喪期無數後世乃有年月之漸漢文帝隨時之義制為短喪傳之于後陛下以社稷宗廟之重萬方億兆之故既從權制釋降衰麻羣臣庶僚吉服今者謁陵哀慕若加衰絰近臣期服當復受制進退無當不敢奉詔詔曰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為欲全哀喪之物在

身蓋近情也羣臣自當案舊制期服之義非先帝意也孚等又奏臣聞聖人制作必從時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禮此古今所以不同質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隨時之宜既降心克己俯就權制既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今復制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雖先帝厚恩亦未之敢安也參量平議宜如前奏臣等敢固以請詔曰患情不能企及耳衣服何有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

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縑帳蓐

素牀以布巾裹凷草軩輦板輿油犢車皆施縑裹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一如禮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内外官寮皆就朝晡臨位御除服訖各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奈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洿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更須聽斷以熙

庶績昔周康王始登翌室猶戴冕臨朝降於漢魏既葬
除釋諒闇之禮自遠代而廢矣唯陛下割高宗之制從
當時之宜敢固以請詔曰攬省奏事益增感剝夫三年
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不堪也當敘吾哀懷
言用斷絕奈何奈何有司又固請詔曰不能篤孝勿以
毀傷為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常以
吉奪之乃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
不同此身何為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又固請

帝流涕久之乃許

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及將遷于峻陽陵依舊制既葬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逵議以為今制所依蓋漢帝權制興於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有詔更詳議尚書杜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為天子脩服三年漢文帝見其

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即吉魏氏直以訖葬為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衰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羣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逼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輕典由處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典卒哭除衰以諒闇終制於義既不應不除又無取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禮也於是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問杜

預證據所依預云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絕朞唯有三年喪也非謂居喪衰服三年與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叔向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産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先儒

舊說往往亦見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
衰豈可終喪三年邪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衰
麻三年者諸下推將來恐百世之主其理一也非必不
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仲尼曰禮
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於是欽舒從之遂命預
造議奏曰禮官參議博士張靖等議以為孝文權制三
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汚隆禮不得全皇太子亦
宜割情除服博士陳逵等議以為三年之喪人子所以

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於內而衰服除於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臣欽臣舒臣預謹按靖達等議各見所學之一端未統帝者居喪古今之通禮也自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宜故禮有以多為貴者有以少為貴者有以高為貴者有以下為貴者唯其稱也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遠天子之與羣臣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實

異故禮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喪期無數虞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其後無文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荅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服而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喪事見於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

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是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甴以荒大政也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

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君猶多荒寧自從廢諒闇之制至令高宗擅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為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于時預脩陵廟故斂葬得在浹辰之内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無陵寢

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畧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為節合於古典然不垂心諒闇同譏前代自泰始開元陛下追尊諒闇之禮慎終居篤允臻古制超絶於殷宗天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矣諸侯惡其害已而削其籍今其存者惟士喪一篇戴勝之記雜錯其間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廟則因疏而除之已

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己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己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是之篤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惟衰裳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疑於屈伸厭降欲以職事為斷則父在為母朞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為屬而長子不得有制體尊之義升降皆同不敢獨也禮諸子之

職掌國子之倅國有事則帥國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矣喪服母為長子妻為夫妾為主皆三年內宮之主可謂無事揆度漢制孝文之喪紅禫既畢孝景即吉於未央薄后竇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宮此可知也况皇太子配貳至尊與國為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寛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報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非玉帛之

謂喪云唯衰麻之謂乎此既臣等所經制大義且即實
近言亦有不安今皇太子至孝烝烝發於自然號咷之
慕匍匐殯宮大行既奠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彷徨寢
殿若不變從諒闇則東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為永福宮
屬當獨衰麻從事出入殿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蒙同
二十五月之事寧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
身為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況於皇太子
臣等以為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制於是太子遂

以厭降之議從國制除衰麻諒闇終制

惠帝初秦國郎中令李含領始平中正秦王柬薨含依

臺儀葬訖除喪尚書趙浚有内寵疾含不事已遂奏含

不應除喪本州大中正傅祗以名義貶含中丞傅咸上

表理含曰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清正才經

世務實有史魚秉直之風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然其

名行峻厲不可得掩二郡並舉孝廉異行尚書郭奕臨

州含寒門少年而奕超為别駕太保衛瓘辟含為掾每

語臣曰李世容當為晉匪躬之臣秦王之薨悲動感人百僚會喪皆所目見而今以含俯就王制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天王之朝既葬不除藩國之喪既葬而除藩國欲同不除乃當責引尊準卑非所宜言耳今天朝告於上欲令藩國服於下此為藩國之義隆而天朝之禮薄也又云諸王公皆終喪禮寧盡乃敘明以喪制宜隆務在敦重也夫寧盡乃敘明以哀其病耳異於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文國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漢魏

迄於聖晉文皇升遐武帝崩殂世祖過哀陛下毁顇銜疚諒闇以終三年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不可而踰故於既葬不敢不除天王之喪釋除於上藩國之臣獨遂於下此不可安復以秦王無後含應為喪主而喪既除而祔則應吉祭因曰王未有廟主不應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祔靈主所居即便為廟不問國制云何而以無廟為貶以含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禮文必也放勛之殂遏密三載世祖之崩數旬即吉

引古繩今闔世有貶何但李含不應除服今也無貶王制故也聖上諒闇哀聲不輟股肱近侍猶宜心喪不宜便行婚娶歡樂之事而莫云者豈不以大制不可而曲邪且前以含有王喪上為差代尚書勑王葬日在近葬訖含應攝職不聽差代葬訖含猶躊躇司徒屢罰訪問踧含攝職而隨擊之此為臺勑府符陷含於惡若謂臺府為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勑唯含是貶含之困躓尚足惜乎國制不可偏耳又自以隴西人雖戶屬始平

非所綜悉自初見使為中正反覆言辭說非始平國人不宜為中正後為郎中令又自以選官引臺府為比以讓常山太守蘇韶辭意懇切形於文墨含之固讓乃在未薨之前葬後躊躇窮於對罰而攝職耳臣從弟祗為州都督意在欲隆風教議含已過不良之人遂相扇動冀挾名義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龐騰便割含品臣無祁大夫之德見含為騰所侮謹表以聞乞朝以時博議無令騰得妄弄刀筆帝不從

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朞詔通議散騎常侍謝衡以為諸侯之太子誓與未誓尊卑體殊喪服亡為嫡子長殤謂未誓也三誓則不殤也中書令卞粹曰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誓若衍議已誓不殤則元服之子當斬衰三年未誓而殤則雖十九當大功九月誓與未誓其為升降也微斬與大功其為輕重也遠而令注云諸侯不降嫡殤重嫌於無以大功為重嫡之服大功為重嫡之服則雖誓無復有三年之理

明矣男能奉衛社稷女能奉婦道各以可成之年而有已成之事故可無殤非孩亂之謂也謂殤後者尊之如父猶無所加而止殤服恐以天子之尊為無服之殤行成人之制邪凡諸宜重之殤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令至尊獨居其重未之前聞也祕書監摯虞議曰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儀絶朞故也於是御史

以上皆服齊衰

東晉元帝時瑯琊王裒薨郎中令丁潭上疏求行終喪禮曰在三之義禮有達制近代已來或隨時降殺宜一匡革以敦於後轍案令文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既葬而除今國無繼統喪庭無主臣實陋賤不足當重謬荷首任禮宜終喪詔下博士議國子祭酒杜夷議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下及周世税衰效命春秋之時天子諸侯既葬而除此所謂三代損益禮有不同故三年之喪由此而廢然則漢文之詔合於隨時凡有國者皆宜同也非

唯施於帝王而已按禮殤與無後降於成人有後既葬而除今不得以無後之故而獨不除也愚以丁郎中應除衰麻自宜主祭以終三年太常賀循議禮天子諸侯俱以至尊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以來其例一也故禮盛則並全其重禮殺則從其降春秋之事天子諸侯不行三年至於臣為君服亦宜以君為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相官屬為君服斬衰既葬而除以令文言之明諸侯不以三年之喪

與天子同可知也君若遂服則臣輕重無應除者也若當皆除無一人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故大功之親主人喪者必為之再祭練祥以大功之服主人三年喪者也苟謂諸侯與天子同制國有嗣王自不全服而人主居喪素服主祭三年不攝吉事以尊令制若當遠遊三代今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侯之服貴賤一例亦不得唯一人論於是詔使除服心喪三年

琅邪悼王煥年二歲薨元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煥既封

列國加以成人之禮詒立凶門柏歷備吉凶儀服營起陵園功役甚衆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疏曰臣聞法度典制先王所重吉凶之禮事貴不過是以世豐不使奢故凶荒必務約殺朝聘嘉會足以展庠序之儀殯葬送終務以稱哀榮之情上無奢泰之謬下無匱竭之困故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嬴博至儉仲尼稱其合禮明傷財害時古人之所譏節省簡約聖賢之所嘉也語曰上之化下如風靡草京邑翼翼四方所則明教化

法制不可不慎也陛下龍飛踐阼興微濟弊聖懷勞謙務從簡儉憲章舊制猶欲節省禮典所無而反尚飾此臣愚情竊所不安也棺槨輿服旒翣之屬禮典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栢歷禮典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若琅邪一國一時所用不為大費臣在機近義所不言今天臺所居王公百僚聚在都輦凡有喪事皆當供給材木百數竹薄千計凶門兩表衣以細竹及材價直既貴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過飾宜從

麗簡又案禮記國君之葬棺椁之間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以壺甒為差則柷財大於壺明矣椁周於棺椁不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椁大則難為堅固無益於送終而有損於財力凶荒殺禮經國常典既減殺而猶過舊此為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葬遷柩於廟祖而行及墓即窆葬之日即反哭而虞如此則柩不宿於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無情於丘墓蓋以墓非安神之所故脩虞於殯宮始則營草宮於山

陵遷神柩於墓側又非曲也非禮之事不可以訓萬國臣至愚至賤忽求革前之非可謂狂瞽不知忌諱然今天下至弊自古所希宗廟社稷遠託江表半州之地凋殘以甚加之荒旱百姓困瘁非但不足死亡是懼此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愍可憂之至重也正是匡矯末俗改張易調之時而猶且竭已罷之人營無益之事殫已困之財脩無用之費此固臣之所不敢安也今琅邪之於天下國之最大若割損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以彰聖

朝簡易之至化下以表萬世無窮之規則此芻蕘之言有補萬一塵露之微有增山海

元帝時孝懷太子為敵所害始奉諱有司奏曰天子三朝舉哀羣臣一哭而已司空王導以為皇太子副貳宸極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

明帝崩鍾雅遷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朞而尚書梅陶私奏女妓雅劾奏曰臣聞放勛之徂八音遏密雖在凡庶猶能三載自兹以來歴代所同肅祖明皇帝崩背萬國

當朞來月聖主縞素泣血臨朝百僚慘愴動無懽容陶
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妓紛葩絲竹之音流聞
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請下司徒論正清議
康帝時汝南王統江夏公衛崇並為庶母制服三年尚
書令顧和奏曰禮所以軌物成教故有國家者莫不崇
正明本以一其統斯人倫之紀不二之道也為人後者
降其所出奪天屬之性顯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於周
典按汝南王統為庶母居廬服重江夏公衛崇本由疏

屬開國之緒近喪所生復行重制違冒禮度肆其私情

閭閻許其過厚談者莫以為非則政道陵遲由乎禮廢

憲章頹替始於容違若弗糾正無以齊物皆可下太常

奪服若不祇王命應加貶黜詔從之

孝武帝太元元年崇憲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為從嫂或

疑其服太學博士徐藻議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傳其

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

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

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服齊衰朞於是帝制朞服

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參詳母以子貴贈淑媛為夫人置家令典喪事太子前衛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者為體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練冠麻衣既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

十七年太常車胤上言曰謹案喪服禮經庶子為母緦

麻三月傳曰何以緦麻以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經傳之明文聖賢之格言而自頃開國公侯至於卿士庶子為後各肆私情服其庶母同之於嫡此末俗之弊溺情傷教縱而不革則流遁忘反矣且夫尊尊親親雖禮之大本然厭親於尊由來尚矣禮記曰為父後出母無服也者不祭故也又禮天子父母之喪未葬越紼而祭天地社稷斯皆崇嚴至敬不敢以私廢尊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廢蒸嘗之事五廟缺祀由

一妾之終求之情禮失莫大焉舉世皆然莫之裁貶就心不同而事不敢異故正禮遂頽而習非成俗此國風所以思古小雅所以悲歎當今九服漸寧王化惟新誠宜崇明禮訓以一風俗請臺省考脩經典式明王度詔不答

安帝隆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尚書祠部郎徐廣議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

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嫡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為祖母後齊衰朞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朞詔可

宋高祖永初二年黄門侍郎王淮之上奏曰鄭玄註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為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縉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

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著自前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即物情以玄義為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

文帝元嘉二年帝既免喪司徒徐羨之與左光祿大夫傅亮上表歸政曰臣聞元首司契運樞成務臣道代終事盡宣翼冕旒之道理絕於上皇拱己之事不行於中古故高宗不言以三齡為斷冢宰聽政以再朞為節百王以降罔或不然陛下聖德紹興負荷洪業億兆顒顒

思陶感化而聖旨謙挹委成羣司自大禮告終鑽燧三改大明佇照遠邇傾屬臣等雖率誠屢聞未能仰感敢藉品物之情謹因蒼生之志伏望陛下遠存周文日昃之道近思皇室締構之艱時攬萬機躬親朝政廣闢四聰博詢庶業則雍熙可臻有生幸甚
羨之等重奏曰近陳寫下情言為心罄奉被還詔鑒許未回豈惟愚臣秉心有在詢之朝野人無異議何者形風四方實繫王德一國之事本之一人雖世代不同時

殊風異至於主運臣賛古今一揆未有渾心委任而休
明可期此之非宜布自遐邇臣等荷遇二世休戚以均
情為國至豈容順默重披丹心冒昧以請上猶辭羨之
等又固陳曰比表披陳辭誠俱盡詔旨沖遠未垂聽納
三復屏營伏增憂歎臣聞克隆先構幹蠱之盛業昧旦
丕顯帝王之高義自皇宋創運英聖有造殷憂未闕艱
患仍纏賴天命有底聖明承業時屯國故猶在民心太
山之安未易可保昏明隆替繫在聖躬斯誠周詩夙興

之辰殷王待旦之日豈得無為拱已復玄古之風巡虛挹徇匹夫之事伏以宗廟為重百姓為心弘大業以嗣先軌隆聖道以增前烈愚瞽所獻情盡於此上乃許之

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喪三年禮心喪者有禫無禫禮無成文世或兩行皇太子心喪畢詔使博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即吉故其間服以縿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變除禮畢餘

一朞不應復有禫宣下以為永制詔可

二十三年七月白衣領御史中丞何承天奏曰尚書刺

海鹽公主所生母蔣美人喪海鹽公主先離婚今應成

服撰儀注參詳宜下二學禮官博士議公主所服輕重

太學博士顧雅議今既咸用士禮便宜同齊衰削杖布

帶疏屨朞禮畢心喪三年博士周野王議又云今諸王

公主咸用士禮譙王衡陽王為所生太妃皆居重服則

公主情禮亦宜家中朞服為允其博士庾邃之顔測殷

明王淵之四人同雅議何悏王羅雲二人同野王議如所上臺按今之諸王雖行士禮是施於傍親及自己以下至於為帝王所厭猶一依古典又永初三年九月符脩儀巳廣德三主以餘尊所厭猶服大功海鹽公主體自宸極當上厭至尊豈得遂服臺據經傳正文并引事例依源責失而博士顧雅周野王等捍不肯怗方稱自有宋以來皇子蕃王皆無厭降同之士禮著於故事緦功之服不廢於末戚顧獨貶於所生是申其所輕奪其

所重奪其所重豈緣情之謂臺伏尋聖朝受終於晉凡

所施行莫不上稽禮文兼用晉事又太元中晉恭帝時

為皇子服其所生陳氏練冠縓緣此則前代施行故事

謹依禮文者也又廣德三公主為所生母符脩儀服大

功此先君餘尊之所廢者也元嘉十三年第七皇子不

服曹婕妤止於麻衣此厭乎至尊者也博士既不據古

又不依今背違施行見事而多作浮辭自衛乃云五帝

之時三王之季又言長子去斬衰除禫杖皆是古禮不

少今世博士雖復引此諸條無救於失又詰臺云蕃國得遂其私情此義出何經記臣按南譙衡陽太妃並受朝命為國小君是以二王得遂其服豈可為美人比例尋蕃王得遂者聖朝之所許也皇子公主不得申者由有厭而然也臺察重更責失制不得過十日而復不訓答既被催攝二三日甫輸怗辭雖理屈事窮猶闇義恥服臣聞喪紀有制禮之大經降殺攸宜家國舊典古之諸侯衆子猶以尊厭況在王室而欲同之士庶此之僻

謬不俟言而顯太常統寺曾不研却所謂同乎失者亦未得之宜加裁正弘明國典謹案太學博士顧雅國子助教周野王博士王羅雲顏測殷明何惔王淵之前博士遷員外散騎侍郎庾遂之等咸蒙抽飾備位丞疑既不謹守舊文又不審據前准遂上背經典下違故事率意妄作自造禮章太常臣敬叔位居宗伯問禮所司騰述往反了無研却混同茲失亦宜及咎請以見事並免今所居官解野王領國子助教雅野王初立議乖外中

執捍懲失末違十日之限雖起一事合成三愆羅雲掌
押捍失三人加禁錮五年詔故叔白衣領職餘如奏
孝武帝孝建元年有司奏故第十六皇弟休倩薨夭年
始及殤追贈謚東平沖王服制未有成准輙下禮官詳
議太學博士陸澄議案禮有成人道則不為殤今既追
胙土宇遠崇封秩圭璈備典成孰大焉典文式昭殤名
去矣夫典文垂式元服表身猶以免孺子之制全丈夫
之義安有名頒爵首而可服以殤禮有司尋澄議無明

證却使秉正吏上澄重議竊謂贈之為義所追加名器

故贈公者便成公贈卿者便成卿贈之以王得不為王

乎然則有在生而封或既没而爵俱受帝命不為吉凶

殊典同備文物豈以存亡異數今璽策咸秩是成人之

禮羣后臨哀非下殤之制若喪用成人親以殤服末學

含疑未之或辨敢求詳衷如所稱左丞臣羊希參議尋

澄議既無畫然前例則不合准據按禮子不殤父臣不

殤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以幼年而降又曰尊同

則服其親服推此文者旁親自宜服殤所不殤者唯施臣子而已詔可

又湘東國刺稱國太妃以去三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詳周忌當在六月為取七月勒禮官議正博士邱邁之議按吳商議閏月亡者應以本正之月為忌謂正閏各有所執商議為允宜以今六月為忌左僕射建平王宏謂邁之議不可准據按晉世及皇代以來閏月亡者以閏之後月祥宜以來七月為祥忌及大明元年二

月有司又奏太常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十八日薨今
為何月末祥除下禮官議正博士傅休議尋三禮喪遇
閏月數者數閏歲數者沒閏閏在朞内故也鄱陽哀王
去年閏三月薨月次節物則定是四月之分應以今年
四月末為祥晉元明二帝並以閏二月崩以閏後月祥
先代成準則是今比太常丞庾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
有忌日之感四時既已變人情亦已衰故有二祥之殺
是則祥忌皆以同月為議而閏亡者明年必無其月不

可以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宜用閏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議故班固以閏九月為後九月月名既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永革節候亦舛設有人以閏臘月亡者若用閏後月為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既失周朞之議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人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尚存則應用後年正朝為忌此必不然則閏亡可知也通關並同蔚之議三月末祥

有司奏雲杜國解稱國子檀和之所生親王求除太夫人檢無國子除太夫人先例法又無科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孫豁之議春秋母以子貴王雖為妾是和之所生按五等之例鄭伯許男同號夫人國子體例王合如國所生太常丞庾蔚之議母以子貴雖春秋明義古今異制因革不同自頃代以來所生蒙榮唯有諸王既是王者之嬪御故宜見尊於藩國若功髙勲重列為公侯亦有拜太夫人之禮凡此皆朝恩曲降非國之所求子

男妾母未有前比祠部郎中朱膺之議以為子不得爵父母而春秋有母以子貴當謂傳國君母本先公嬪媵所因藉有由故也始封之身所不得同若殊績重勲恩所特錫時或有之不由司存所議參議以蔚之為允詔可

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故右光祿大夫王偃喪依格皇后服朞心喪三年應再周來二月晦檢元嘉十九年舊事武康公主出適二十五月心制終盡從禮即吉昔國

哀再周孝建二年二月其月末諸公主心制終則應從吉於時猶心禫素衣二十七月乃除二事不同領曹郎朱膺之議詳尋禮文心喪不應有禫皇代考驗已為定制元嘉季年禍難深酷聖心天至喪紀過哀是以出適公主還同在室即情變禮非革舊章今皇后二月晦宜依元嘉十九年制釋素即吉以文帝元嘉十五年皇太子妃祖父右光祿大夫殷和喪變除之禮儀同皇后六月有司奏凡侯伯子男世子喪無嗣求進次息為世

子檢無其例下禮官議正博士孫武議按晉濟北侯荀勗長子連卒以次子輯拜世子先代成準宜為今例博士傅郁議禮記微子立衍商禮斯行仲子舍孫姬典攸貽歷代遵循靡替于舊今胙土之君在而世子卒厥嗣未育非孫之謂愚以為次子有子自宜紹為世孫若其未也無容遠搜輕屬承綱繼體傳之有由父在立子允稱情典曹郎諸葛雅之議按春秋傳云世子死有母弟則弟無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則卜古之制也今長子

早卒無嗣進立次息以為世子取諸左氏理義無違又孫武所據晉濟北侯荀勗長子卒立次子亦近代成例據文採比竊所允安謂宜開許以為永制參議為允詔可

四年九月有司奏陳留國王曹虔季長兄虔嗣早卒虔季襲封之後生子銑以繼虔嗣今依例應拜世子未詳應以銑為世子為應立次子鍇太學博士王温之江長議並為應以銑為正嗣太常陸澄議立鍇右丞徐爰議

謂禮後大宗以其不可乏祀諸侯世及春秋成美虔嗣承家傳爵身為國王雖薨沒無子猶列昭穆立後之日便應即纂國統于時既無承繼虔嗣以次襲紹虔嗣既列廟身故自與出繼而還豈容烝嘗無闕橫取他子為嗣為人脩嗣又應恭祀先父按禮文公子不得禰諸侯虔嗣無緣降廟既寢銑本長息宜還為虔季世子詔如爰議

五年閏月有司奏依禮皇太后服太子妃小功五月皇

后大功九月右丞徐爰參議宫人從服者若二御哭臨應著衰時從服者悉著衰非其日如常儀太子既有妃朞服諂見之日還着公服若至尊非哭臨日幸東宫太子見亦如之宫臣見至尊皆着朱衣

有司又奏王太子妃薨至尊皇后並服大功九月皇太后小功五月未詳二御何時當得作鼓吹及樂博士司馬興之議按禮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今臨軒拜授則人君之大典今古既異賒促不同愚謂皇太子妃

附廟之後便可臨軒作樂及鼓吹右丞徐爰議皇太子妃雖未山塋臨軒拜官舊不為礙𣙜棺在殯應懸而不作祔後三御樂宜使學官擬禮上興之又議按禮大功至則辟琴瑟誠無自奏之理但王者體大理絶凡庶故漢文既葬悉皆復吉唯縣而不樂以此表哀今准其輕重倅其降殺則下流大功不容撤樂終服夫金石賓享之禮簫管警塗之衛實人君之盛典當陽之威飾固亦不可久廢於朝又禮無天王服嫡婦之文直後學推貴

嫡之義耳既已制服成月虛懸終定亦足以甄崇家正標明禮歸矣爰參議皇太子朞服內不合作樂及鼓吹

七月有司奏故永陽縣開國侯劉叔子夭喪年始四歲傍親服制有疑太學博士虞龢領軍長史周景遠司馬朱膺之前太常丞庾蔚之等議並云宜同成人之服東平沖王服殤實由追贈異於已受茅土博士司馬興之議應同東平殤服左丞荀萬秋等參議南面君國繼體承家雖則佩觿未闕成人得君父名也不容服殤故云

臣不以殤君子不殤父推此則知傍親故依殤制東平沖王已經前議若升仕朝列則為大成故鄱陽哀王追贈太常親戚不降愚謂下殤以上身居封爵宜同成人年在無服之殤以登官為斷今永陽國臣自應全服王於旁親宜從殤禮詔景遠議為允

十二年十一月有司奏興平國解稱國子袁懋孫母王氏應除太夫人檢無國子除太夫人例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按禮下國卿大夫之妻皆命天子

以斯而推則子男之母不容獨異博士程彦議以為五等雖差而承家事等公侯之母崇號得崇子男於親尊秩宜顯故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固知從子尊與國均也彦參議以興之議為允除王氏為興平縣開國子太夫人詔可

明帝泰豫元年後廢帝即位崇所生陳貴妃為皇太妃有司奏皇太妃位亞尊極未詳國親舉哀格當一同皇太后為有降異又於本親朞以下當猶服與不前曹郎

王燮之議按喪服傳妾服君之黨得與女君同如此皇
太妃服宗與太后無異但太后既以尊降無服太妃儀
不應殊故悉不服也計本情舉哀其禮不異又禮諸侯
絕朞皇太后雖云不居尊極不容輕於諸侯謂本親朞
以下一無所服有慘自宜舉哀親蹤二儀準之太后兼
太常丞司馬燮之議禮妾服君之庶子及女君之黨皆
謂大夫士耳妾名雖總而班有貴賤三夫人九嬪位視
公卿大夫猶有貴妾而況天子諸侯之妾為他妾之子

無服既不服他妾之子豈容服君及女君餘親況皇太后妃貴亞相極禮絶羣后崇輝盛典有踰東儲尚不服朞太妃豈應有異若本親有慘舉哀之儀宜仰則太后參議以變之議為允太妃於國親無服故宜縁情為諸王公主於至尊是朞服者及其太妃王妃三夫人九嬪各舉哀

後廢帝元徽二年七月有司奏第七皇弟訓養母鄭脩容喪未詳服制下禮官正議太學博士周山文議曰按

庶母慈己者小功五月鄭玄云其使養之命不爲母子亦服庶母慈己之服愚謂第七皇弟宜從小功之制參議並同漢魏廢帝喪親三年之制而魏世爲舊君服三年者至晉泰始四年尚書何禎奏故辟舉綱紀吏不計違適皆反服舊君齊衰三月於是詔書下其奏所適無貴賤悉同依古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一